

樟树垅茶座

聆听英雄的故事

伍想德

1956年9月，我由音乐大师贺绿汀家族办的循程中学(今邵阳市六中)保送到邵阳市一中高39班。市一中位于马鞍山下，邵水之畔，面对“宝庆八景”之一的“余湖雪霁”，三面环水，环境幽雅。学校始建于1941年3月，原名“湖南省立第六中学”，1952年12月更名为“邵阳市第一中学”。这是一所毛泽东主席的老师张千任首任校长的名校，这是周恩来总理曾题词的全国“先进集体”，这是载入国家《教育大辞典》的三湘名校。我能来到这么一所历史悠久、绿荫如盖、书卷飘香、名师荟萃的学校深造，这是一生中的大幸。

学校党组织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得很紧，科任老师都会见缝插针给我们讲些革命故事。校团委书记周进儒经常在上团课时讲战斗故事，特别是在北京上过大学的老校长刘星堂经常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五四”爱国运动、五卅运动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尤其讲到“火烧赵家楼”的匡互生、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英勇事迹时，我们更是热血沸腾，下决心为祖国富强而读书。

记得最深的是校领导请了“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来校作报告。1959年5月23日，阳光明媚，邵水欢唱，校园的白

杨欣欣向荣，学校组织了30多人的欢迎葛振林的队伍，我是其中之一。大家手持鲜花，操着洋鼓洋号，到汽车站把大英雄葛振林接进学校。市一中的师生加上兄弟学校来的共8000余人，齐坐在东操场坪上，歌声嘹亮。只见校领导陪着葛振林走上主席台，全场掌声雷动。

葛振林身着崭新的军装，胸戴大红花和军功章，不断向大家招手并致军礼，接着讲起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故事，一下子把我们带进了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狼牙山上。那是1941年8月，日寇集中兵力向我北岳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9月25日，3000多名鬼子向狼牙山围过来。我八路军团长邱蔚带着部队撤到狼牙山下待命，叫七连六班抢占棋盘陀掩护主力转移，第二天十二点钟以前不准敌人越过棋盘陀。六班只有五个人：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和宋学玉。他们把手榴弹从山底直埋到半山腰。刚天亮几百鬼子就向棋盘陀移动了，突然天崩地裂的巨响，不少鬼子随着硝烟飞上了天。过后，鬼子又向山上爬，离六班只有二三十米了，全班的手榴弹飞向敌群，敌人使用二三百发炮弹向狼牙山轰击……

六班战斗一天一夜滴水未沾，直打

到太阳挂到正空，敌人未能爬上棋盘陀。六班完成了任务正当要“走”的时候，班长看到前面有两条路：一条走主力转移的路，敌人会死跟不放；一条是通往三面都是悬崖的棋盘陀顶峰。班长带着四人攀上了顶峰，鬼子像疯狗似的跟了上来。全班只剩下一颗手榴弹，只得一齐举起石头向敌人砸去。鬼子越来越近了，班长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甩向敌人。敌人还是步步逼近，五个人只渴求着英雄的一生，流着泪把枪砸了，跟着班长一齐纵身飞向深谷。

这时一团已经安全地跳出包围圈。葛振林和宋学玉挂在半山一棵树上，被老乡救起送进了医院。马宝玉和胡德林、胡福才光荣牺牲。听完葛振林的报告，学子们掌声不断。

从那以后，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一直激励着我。我当师政治部主任的陆军第87师，师长陈永顺恰好于1959年在“狼牙山五壮士连”当连长。在百万大裁军中我师被裁，陈师长领着副政委程有元和我等五人完成善后工作时，合影留下最后一张军人照。三十多年了，这幅照片一直挂在我家的客厅中。

(伍想德，原邵阳市常委、宣传部部长)

乡土视野

捉泥鳅

周志辉

年少时，我经常跟小伙伴们一起，到处去捉泥鳅。

夏日中午，悄悄地溜出家门，找一个田坝(水洼地)或一段平缓的溪流，用泥巴和石头等截住流水。然后脱光衣服，在里面乱打一阵“狗刨式”。然后大家便用双手或带来的盆瓢等，一齐用力往外拂水……等田坝或溪流中的水拂得差不多时，大伙只要用手或捞笊之类的工具轻轻一捞，泥鳅就到手了。

捉完泥鳅后，最开心的当然是到水库里洗个澡。争先恐后地跳进水里后，或故意把双脚抬高，急促地来几个“狗刨式”，激起老高的浪花，溅得身边的同伴们睁不开眼睛；或潜到水里，然后突然从水下面伸出手来拉住一个胆小的同伴的脚，把人吓得一阵尖叫，连呼“救命”……尽情嬉戏后，在几个会唱歌的同伴的带领下，大家一齐故意哼着洋腔小调，提着一串串用草串好的鱼和泥鳅，满脸自豪地往家里走去。

乐极生悲。因拂水损害了别人的庄稼遭投诉、私自到水库里洗澡等缘由，回家后不久或当天夜晚，整个院子里不时传来大人的打骂声和我们的讨饶声：“哎哟！痛死我了！”“您莫打了，我保证下回再也不去了！”

“涸泽而渔”不行，那就直接到水田里去捉。晚稻收割完后，打一双赤脚，提一个木桶或背一个鱼篓，就开始去捉泥鳅。下到水田后，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停止笑闹，一个个低下头，猫着腰，轻轻地把脚提起又慢慢放下，仔细地搜寻着泥鳅在水田里留下的洞眼。找到后，用力把衣袖挽到肩部，屏住呼吸，双手在离洞眼不远处慢慢往田泥巴里面插。待双手成包抄状插到底后，用力把泥巴快速往上拱起，一条活蹦乱跳的泥鳅很快就出现在眼前。此时如果双

手反应稍微慢点，泥鳅就会一溜烟钻进泥巴里不见了。

一身泥水地忙到天黑收工时，手脚麻利的，能捉到一两斤泥鳅。不里手的，往往是三五几条泥鳅在鱼篓里，牵拉着头跟在后面走。

相对于白天捉泥鳅而言，夜晚照泥鳅，更为有趣。盛夏的夜晚，扛一把泥鳅叉子，背一个鱼篓，点一个松脂油做的火把或打一个手电筒，动身去照泥鳅。

“嘿！”“咚！”就在我们低着头专注地在水田里搜寻浮头的泥鳅时，同伴突然大喊一声。随着泥鳅叉子沉闷的入水声，一条被叉住的泥鳅拼命地在水里挣扎着。提起叉子把泥鳅轻轻取下后，又到处往会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句：“我照到一条好大的泥鳅！”又泥鳅的命中率不高。有时使劲一叉子叉下去，泥鳅却机灵地一个转身就溜走了，惹得心急的同伴马上丢下泥鳅叉子，手忙脚乱地在田泥里一阵好找，才把它抓到。

夜晚照泥鳅，容易发生意外。被杂刺和尖锐的石头等戳出血或弄伤脚，是家常便饭的事。又泥鳅时一不小心叉到自己的脚的，大有人在。最怕的是冷不丁一脚踩到毒蛇或误入沼泽田，后果真不堪设想。

照完泥鳅后，我们照例一窝蜂似的赶到同四爷家，开始“打平伙(聚餐)”。同四爷六十多岁，是个孤寡老人，人很和善，待我们一直如自己的亲孙子。见我们到来，他语气严厉地问：“你们今天没有去偷别人家的小菜吧？如果还偷，你们以后不要来了！”

洗菜、煮饭、煎泥鳅、下面条……待同四爷把两大碗金黄发亮、香喷喷的辣椒炒泥鳅端上饭桌时，大伙便迫不及待地抓起碗筷，夹起泥鳅就往嘴里送。

(周志辉，任职于邵东市堡面前乡政府)

湘西南诗会

万物皆有归宿

陈芙蓉

在乡下，什么都好看
红薯，玉米，土豆，花生
各种碧绿的叶。高过人头
或匍匐在地
让我想起古代的各种兵器
开花的时候可以看花
土豆花淡紫，花生花金黄
香味也很好闻
她们都极低调，悄悄地

把最好的成果藏在地里
在乡下，没有什么事物多余
五谷杂粮，放心吃
人吃不了的给鸡鸭，及猫狗
它们从不拒绝人的好意
日出月落，万物皆有归宿

(陈芙蓉，新邵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老师傅

宁文彬

砌房子不能马虎
砌房子要喊老师傅
母亲的担忧总是藏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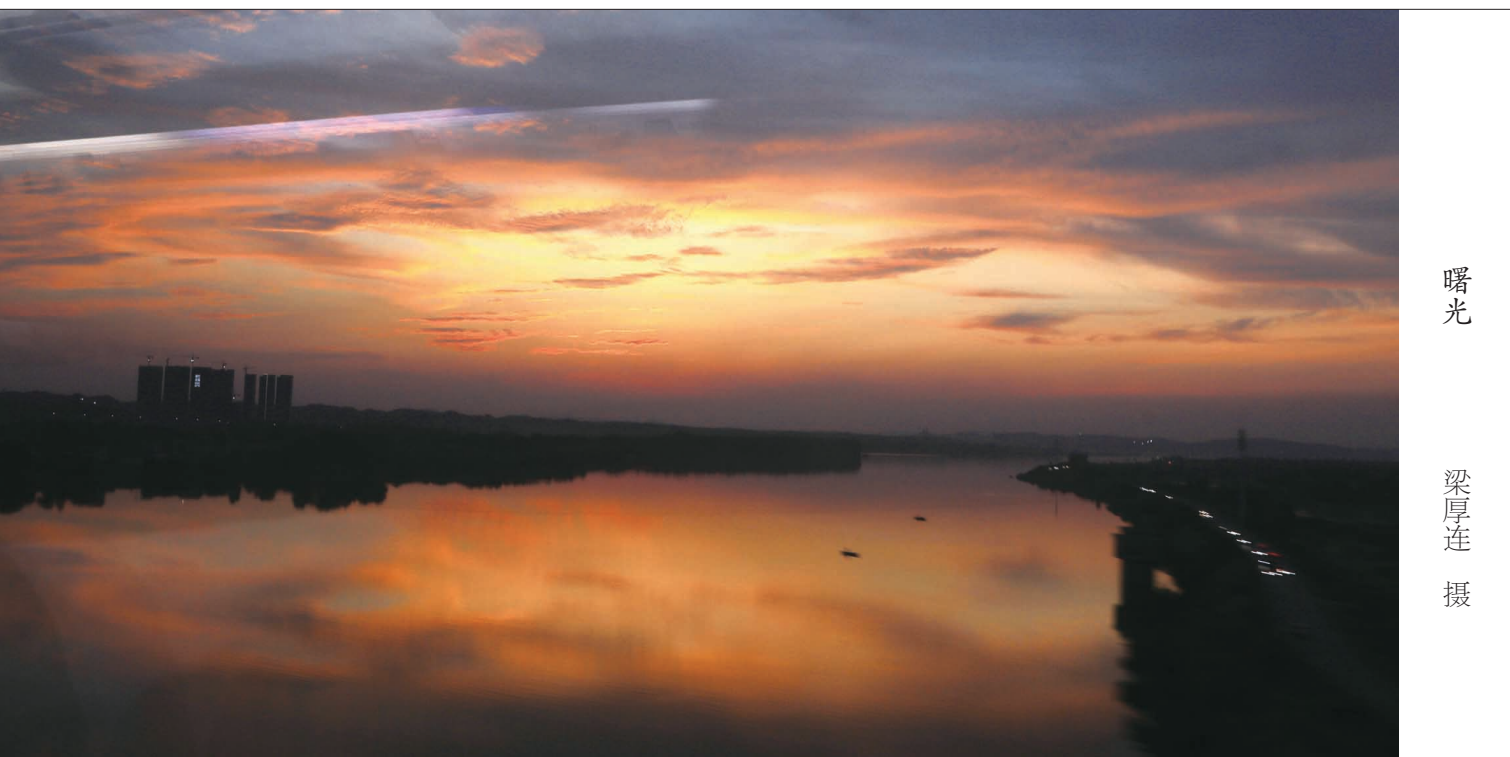
钢筋工来了
最年轻的58岁
和灰浆挑河砂码红砖的都来了

石匠来了
最年轻的59岁
砌匠来了
最年轻的57岁
木匠来了
最年轻的51岁
泥工来了
最年轻的53岁

没有低于50岁的
来的都是老师傅
颤颤巍巍围着屋场地绕了三圈
母亲的担忧还是藏不住
(宁文彬，邵东市作协会员)

曙光

梁厚连 摄



旅人手记

云上的东欧

王子君

要从莫斯科飞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了。

我庆幸我又一次如愿选择到了靠窗的座位。

我喜欢甚至是热衷于在乘坐飞机时观看机窗外的风景。每次乘机，我都要特意选择靠窗的座位。安坐之后，便将目光投向机窗外，并拿出像素不错的数码相机一路拍照，心无旁骛了。我总是被窗外云霞万丈的早晨或落日金晖，或大地上壮美的群山河流、蔚蓝色宝石一样的海洋诱惑得如痴如醉，不知疲倦。

从莫斯科飞往布加勒斯特，所飞区域是在东欧的一方领空。

天空飘着凌乱的雪花，但初冬的空气清透，丝毫不影响能见度。一升到高空，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阳光朗照，天蓝如洗。从飞机上俯瞰，白云一团一团地堆积，沉静得像摆放整齐的巨型棋盘，又仿佛“一群白色的绵羊，团团睡在天上”。转眼间，却又变得薄如蝉翼，只见云下的村庄显出轮廓，道路刀刻一般地嵌在土地上，河流弯曲如千回百结的柔肠。目光所及，从容静美。

云层突然大面积地聚集起来，铺天盖地，棉絮似的轻柔，将天与地隔开了。机翼下有一大团金红与柠黄相间的圆形光环久久挂住，那是太阳光反射的绚丽色彩。此时的云仿佛成了机械化的产物，规则得如一垄垄茶园，延向天边，有阳光直射的部分形成赭黄的拼图，连成一片时又成了漫天的冰雪映像。

终于云不见了，山地平缓开阔起来，间或现出一片密集的房屋，当是自然的村庄或小镇。原来天上的云掉下去了，羊群般散落在田野、村舍、菜地，几缕炊烟从村舍袅袅而出，天地和谐，宁静安详。

飞机平稳地飞行，而大地上却出现波浪形的云朵，以为是海洋，细看，却是云彩幻化成的一道又一道白色花朵，形成后浪推前浪的潮水之势，蔚为壮观。我这才恍然，飞机应该正在飞越乌克兰上空。乌克兰自古就是一块“流奶与蜜之地”，水草丰美。白浪翻飞的地方，大概就是它广阔的平原农地。

渐渐地，机窗下的大地已变化成紫红色山地丘陵，耕地盘旋在山腰，云显出各种各样的形状，若蛟龙，若花朵，若人像，若舰船。正想找寻奇形怪状的云块抓拍，阵阵浓雾升腾上来，从机下漫过去。不过，雾虽浓，却并不凶猛，没有影响飞机的平衡，倒是机翼上阳光正好，照耀出一个横摆着的小小的旗杆大小的造型，旗杆顶部涂着蓝白红三种颜色的色块。这微小的细节让我感动。

正午的阳光迎着机头，闪着白金般的光泽。晴空万里，万米高空之下，现代化的农业耕地规模不小，分不清是水田还是大棚，土黄色相间其中，只觉得异常美观。

该是进入罗马尼亚国境了吧。漫天明霞之下，山峦迭起，丘陵错落，湖泊河流密布。湖泊仿佛镶嵌在平原或山地中的碧蓝或翠绿的镜子，奇幻绮丽。那一眼看不到尽头、时而深壑巨壁时而厚土

密林、峰峰相连绵亘到天边的山脉是不是就是有“罗马尼亚脊梁”之称的喀尔巴阡山？那条闪着波光的河流是不是就是自西北向东南流、要汇入多瑙河然后注入黑海的锡雷特河？远处，地面发着蓝光，是幽密森林的反光还是映着天光的海洋？

之后又是云的世界。或浓厚或轻薄，浓厚的如磐石，轻薄的如随手弹出的棉花糖，无边无际。极目处，太阳光将大半个天空的云彩和天际线镶上了美丽的金边。啊，如此柔美，又如此壮美！

邻座的乘客正在观看一部童话片。一个小男孩站立在白云之上，说，这里有丰富的资源。我觉得那小男孩说的，就是我所望见的这片土地，山岭河川纵横，辽阔深邃，青绿的植被、奔腾的水流之下，是无尽的宝藏。

右前方出现几条平行移动的白色喷雾，直线伸展，像有人拉起云的飘带在飞，越飞越远，云的飘带越来越轻盈柔媚，呈现出虚幻空灵的美。

我想起了徐志摩的《云游》：那天你翩翩的在空中云游，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你的愉快是无阻碍的逍遥，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在过路时点染了他的空灵，……

诗人描写的云的翩翩、自在、轻盈、明艳的状态，正是我飞越东欧天空美的形象，象征生命的一种自由与美的意境。这让我对东欧、对即将抵达的罗马尼亚和它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和美好的期待。

(王子君，新宁人，任职于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